

面对面而非背靠背 解决问题

■文/赵军

院线与影投应该与地产商直接面对面沟通解决租金的问题,影城高管应该与员工直接面对面协商停工期间薪酬待遇处理的问题,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

2020年的风云变色已经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重新定义了电影行业。但是由于缺乏面对面沟通,都采用背靠背琢磨,问题正在越积越大。这里也包括企业的老板们放弃了对于困难员工的生活关注,而对于亟待成长的团队职业生涯应有的重视。

每一个层面本来都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尤其是高层的、政治与资本相对雄厚的一方,对于面对面直接协商往往极其不自觉,而忘记了基础在底层,底层的陷落最终会令整栋大厦轰然坍塌。

底层的力量也需要自觉,需要起来建立对话机制,不能光发牢骚,因为建立信息沟通渠道是重新定义产业、行业、企业秩序的不二法门。

在互联网时代,在我们手中掌握着N多软件的今天,信息的传播是十分正常与快速的。没有信息传输的沟通机制就没有准确的信息传播,就会让真实和不真实的、准确和不准确的、正向和反向的信息鱼龙混杂,就会放大了所有方向的信息而强化了不同的反馈,行业系统的混乱就会从前台延展至后台。

其实各级机关前一段时间已经在积极而审慎地安排复工准备,尤其在两会之后,大家已经敏感地相信“真正过紧日子”就是调动起人民的力量,扎实打好全社会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这一仗。

但是很多悲剧还是发生在长期缺乏上下级沟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之中,迷惘是产业行业企业当下普遍存在而置人们于悲观境地的真实状况。

在广东,有幸地我们就能够面对面地探讨如何做好院线复工的问题。我的建议是,第一,应该出面协调院线、地产、银行三方面就影城的降租金事宜。这是压垮院线影城的最大现实,也是复工的最大障碍。

影城一定会面临如何兑现与地产商、开发商、业主的租约,而疫情带来的不可抗力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而为院线影城保留起码的元气就在于租金的如何减免。

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是值得自豪的,也是令世界震惊的。1997年,整个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年度总额是6亿元人民币,2019年是642亿元!二十三年增长100倍。

院线行业的产业辐射能力远没有仔细测定,单纯看百倍的增长,我们已经明白如果不能妥善恢复电影产业的生产能力,对于国民经济也一定是不可低估的损失。

第二,我提出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好当下准备工作,包括分区域、按步骤,建立影城新的标准、实行标准化管理。

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各地行业协会,有着院线一插到底的垂直管道,这些在当下发挥出来正当其时。这就是完善行业管理,定义行业生态的重要时机,是推动行业更加互联网化,更加社文化,更能够灵活创新的良机。

第三,我们的生活所谓被重新定义是说防疫将成为常态化,人类要能够与疫情长期共存,就要学会更多的共存办法,包括中间要能够面对反复。

要重视而且配合卫生部门深入研究,战胜复发感染的出现。不出现感染不等于疫情完全不存在,但是这个疫情在暗处。敢于在没有大规模疫情出现的时候恢复正常,疫情出来了,它就在明处。

电影行业有过千万从业人员,他们的生计现在困难重重,现在不但是在明处,而且是在“至暗

时刻”。至暗时刻就是会走到最后的关头。院线影城需要士气,士气不能再挫。一挫而丧,二挫而绝,三措永失我爱。

这种面对面的沟通能够信息对称,能够集思广益,能够树立信心。沟通的结果还在于能够看得见前面,在基层的团队不会因为上头的模棱两可而不知所措。

中国电影企业的企业文化在这样的节奏上很容易被发现。有的公司真的是树倒猢猻散,大难来时各自飞,有的团队则日夜兼程,进行基因再造而同心同德。平时看不出何谓当老板的,今天,谁能够当好一个领导和老板,就看他怎样与下级对面了。为什么现在在缺乏面对面,而总是背靠背呢?有一部致党的一百周年纪念的影片《焦裕禄》正在赶拍(郭晓冬主演),而我们所熟知的焦裕禄精神便是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好干部、好党员的精神。

曾经在六十年代中国最艰难时刻,党的基层干部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担任县委书记一年九个月,几乎全部任职时间他的办公桌就在田野地头、老乡破屋、风沙豁口、盐碱地的路上。他说别人嚼过的窝窝头没有味道。

焦裕禄的党性精神永远是贴近百姓,把百姓的疾苦搁在心上。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一年多中,能够记得住的兰考贫苦乡亲的名字不下百个!

改变背靠背而实行面对面,是共克时艰的正确做法。“共克”就是面对面而肩并肩。党的作风要求领导部门这样做,企业文化也要求我们的老板们这样做。在此我建议所有当领导的、当老板的和行业基层在以下渠道尽快展开沟通:

首先,组织上一级的工作组深入行业一线,而且分别到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开展调查研究,把真实的情况收集上报,所收集的情况应该包括影城面临关的情况,院线团队离职的情况,租金的普遍压力的情况,和片款无力偿还的情况。

其次,各级各企业均可以与院线及大小影投公司分别举行对话会,主要听取怎样复工,必须的话条件,而为院线影城保留起码的情况,院线团队离职的情况,租金的普遍压力的情况,和片款无力偿还的情况。

再次,对坚持不下去的影城和影投公司,要拿出妥善的安置办法,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一死了之。对于在这二十年中为中国电影产业作出了贡献的每一家影城和每一条院线,我们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对困难重重的院线影城负责就是对于中国电影履行的一份使命、一份天职。

每一个老板也应该这样看待你的团队。这里所倡议的面对面除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方法,还有就是出自使命与天职的温度。

俗话说这就是考验干部的时候。觉悟、能力、经验、热情,都在能否面对面而非背靠背中。更有这里所说的“温度”,温度就在面对面的深入基层、回答问题、帮助解决困难中。

相反,背靠背给予的便是寒冷。没有温度的人,是没有将电影人、自己的下属看作“国士”。在背靠背中,一切电影人都是“路人”,甚而是“草芥”。这就是没有温度。

很多老板热衷于混圈子、混资本、混日子,这次疫情到来却不懂得混团队、混员工、混带领大家学习思考,前面那些打拼的岁月对于团队真的意味着什么?电影行业不可能是“雷国列车”啊。

在这个需要稳定和决定的时代,没有比彼此面对面而非背靠背的沟通更能够团结起来、突出重围的了。

中央新影珠峰高程测量纪录的新媒体探索

2020年5月,我国首次专业测绘人员攀登和测量珠峰高程活动成功举行。中央新影作为唯一全程与测量登山队同行的媒体机构,摄制团队纪录了这次科学攀登活动的整个过程。在这次采访拍摄过程中,中央新影也首次以新媒体手段跟踪呈现登顶中的经典历史时刻,充分挖掘新闻价值和传播价值,完成了一次极有意义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探索尝试。

纪录电影拍摄的过程成为富矿。以传统的工作方式来看,纪录电影的拍摄过程总是无声无息,所有工作的就是为了最后完成一部纪录电影。在这次珠峰报道中,中央新影新媒体事业部与前方摄制组紧密配合,利用前方的日常拍摄素材,编辑制作系列视频短片,共计在央视频“中央新影微纪录”账号发布短视频35条,直播5场,总播放量达到39万多次,转发评论互动热烈。视频20余次被央视频“珠峰专题”推送至焦点位置,有十余条视频被推送至央视频总平台焦点位置。视频《新影摄制组带你去看珠峰——我为珠峰量身高》、《一闪一闪亮晶晶,快来珠峰数星星》等不仅在央视频平台播放量高,而且引发了其它媒体的跟随效应,效果受到平台和受众的瞩目。

中央新影典藏历史资料产生新价值。丰富的历史影像资料是中央新影的独家优势,在这次报道组织实施中,我们注重打通当下和



历史,让尘封的资料穿越时空绽放光芒。5月27日,在国家测量登山队登顶之后,中央新影账号发布视频《向攀登者致敬 向纪录者致敬》,用珍贵的历史画面回顾了中央新影摄影队在1960年、1975年、2020年拍摄纪录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的全过程,展示了一代代攀登者和纪录者的传承的一种精神力量。该视频单条播放量达到26万多次,成为央视频平台单条视频播放量的最高峰值之一。当天,我们还发布了短视频《45年前,他带着摄影机登上了珠峰8200米》,片中采访了1975年拍摄攀登珠峰纪录电影《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前辈摄影师刘永恩,他讲述了当年拍摄时的难忘经历和历史瞬间,效

果同样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中央新影人的纪录品格产生报道新视角。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人,中央新影的纪录片人具有扎实的纪录片意识,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拍摄敏感,从而形成不同的呈现视角。在海拔6500米的高度,中央新影在全网范围内独家做了两场直播,分别是5月21日的《走进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和5月28日的《勇士凯旋 测量登山队返回6500营地》,并制作短视频《生命线打通,直待登顶——向开路者致敬!》。在这两场报道中,可以充分感觉到纪录片人的不同风格,他们更沉下心来,更注重呈现过程,让观众在过程中感受、判断与思考。此外,当其他机构聘用高山

摄影师协助拍摄时,我们的摄制人员成为海拔6600米独家的纪录者,他们敬业精神也在平台和受众中引起特别关注。

这次的新媒体报道尝试,让我们深深感到,中央新影作为国家影像历史的典藏者和纪录者,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以新媒体为平台,这些价值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宣传价值、传播价值。中央新影作为全国独有的纪录片生产机构,不仅可以向社会提供纪录电影精品力作,还可以按照全程、全息、全员、全效思路重新审视自我。中央新影的整个创作生产过程,中央新影的每个纪录电影创作生产者,都蕴藏着可以深度开发的海量新媒体价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初恋》:三池崇史的暴力与爱情

■文/虞晓

在擂台上刚开始崭露头角之时,却在比赛中意外晕倒被诊断为癌症。愤懑人生到了尽头的里奥,在街头偶遇援交女莫妮卡(小西樱子饰),被禽兽父亲送去抵债的莫妮卡已吸毒上瘾,在幻觉中夺路而逃。里奥出拳相救,却误打误撞卷入黑帮分子与警察精心策划的毒品阴谋,一场多方混战的闹剧就此展开。

电影的故事简单,叙事方式却是多线多视角的复杂叙事,基于同一个“麦格芬”,营造出各方不同的因果关系和视角,并在视角与视角之间有序切换。但三池崇史永远不循规蹈矩,他追求的并非好莱坞情节剧那种逻辑链条上环环相扣的推进,而是用一系列“奇观动作”来承接和推动叙事,比如玩具狗制造的“火灾炸弹”,杀人后的“开车碾头”,既用戏剧化的喜剧效果消除了情节的紧张感,又实现了情节的跳跃式发展。

这带来了似乎相悖的效果,一方面我们被动作奇观所吸引,同时又因为缺乏细致的刻画描写难以对人物移情入戏,其实是三池崇史有意为之,特别突出的是加藤的扮演者——柴谷将太。作为阴谋的策划者,加藤似乎在很多关键情节上都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两次杀掉黑帮成员皆为如此。他一边实施着角色动作,而另一边却用类似第三人称的口吻“吐槽”当下的自我境遇。以至于到了高潮戏时,伤口沾上毒品的加藤完全表演出已经分裂成多个人格,时而勇猛、时而胆小、时而疯癫。尤其是手被砍断后,加藤用力从“另一个自己”手上抢手枪的表演,其实已经制造出演员和自我角色“间离”,明确这只是演戏,而非现实。这种符合

感受却并不合理逻辑的荒诞与夸张,以反好莱坞的方式,带来了强大的戏剧/喜剧效果。让我们与影片的暴力与血腥隔开了安全的距离,同时又能思考暴力本身的意义。

《初恋》是一场由误会和谎言引发的黑帮之战。表面上看,依旧是三池崇史式的黑色内核,一群野兽遭遇后打打杀杀,血浆四溅,直到生命耗尽。始终冷酷的中国黑帮女杀手,宣称做人最重要的是坚守“仁义”;中日黑帮头目的对决,二人主动扔掉热兵器,转而拿起自身文化身份象征的武器(武士刀/独臂刀)进行决斗。在动作上,也由之前的血腥乱斗,变成了传统的招式对攻。旁观式的镜头语言,没有赋予角色传统的正邪二元对立,而更像反类型的、各自为了名誉和尊严以命相搏。观众作为拥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加上三池崇史人物塑造上间离化的“恶趣味”,让这一场场被渲染的暴力有了别样的意味,求仁而不得仁、求利而不得利,暴力的意义何在?三池崇史用暴力的展示消解了暴力本身。

反主流的叙事或许是一把双刃剑,让里奥和莫妮卡的爱情也是“怪异”的,同样作为底层边缘人的爱情故事,它缺乏《少年的你》中那种生活的粗砺质感和动人的细节,里奥的相助如果开始是源于冲动,后来则是信服了算命人的预言而坚持,而莫妮卡在里奥身边,终于又勇敢直面自己的幻觉和臆想。这一段“初恋”,并不是里奥和莫妮卡的人生相遇,而是他们遭遇生死洗礼后的觉醒。借用影片中算命人的台词,只有为别人而打,你才会赢。三池崇史在影片中讲的,是利他价值的重要性,有了利他的道义

才会有责任与担当,才会和里奥与莫妮卡一样,经过黑夜迎来黎明。

或许可以说,《初恋》是当年以黑帮片出道的三池崇史,对全球消费主义浪潮下渐行渐远的江湖年代,送上的一抹追思。

上世纪90年代,包括三池崇史在内的一批日本年轻导演崛起,既有大制片厂崩坏的经济原因,也有观众对“小津美学”的审美疲倦。以高产而闻名的三池崇史,在《初恋》中,还能看到当年“录像带电影”的痕迹,比如以动画表现的飞车、以中小景别为主的取景和大量的室内镜头,在尊重导演旺盛创造力的同时,这种廉价、粗糙和富于想象力的镜头,也暗示着资本的紧张。在仍然不得以“好莱坞”为参照物的当下,三池崇史的遗憾之处在于,他依然没有找到进入主流市场的有效途径。

如果说早期的邪典电影是依靠特殊人群喜好、历史学家发掘和午夜场的放映,被无意识“赋予”了身份,新的“邪典”从制作、宣传到上映,都经过许多巧妙的营销。在难以获得大笔预算和一流制作团队的情况下,它另辟蹊径:不给普通观众提供“一般的”愉悦,而是开掘常人难以忍受的禁忌题材,以此来填补主流电影的空白之处,吸引那些作为“危险局外人”的观众,达到“以小博大”的票房收入。彼得·杰克逊从《群尸玩过界》到《指环王》系列的跃变便是实例。

因“邪”而成“典”,值得我们辩证地认识其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一个民族的电影产业拥有大批忠实观众时,好莱坞严防死守的霸权优势也就不那么明显了。